



公安部宣传局○ 编

“金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集

2000 年卷

Ⓣ

群众出版社

『金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集



2000 年卷 ①

公安部宣传局 编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盾文学获奖作品集 .2000 年卷/公安部宣传局编.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1.7
ISBN 7-5014-2509-4

I. 金… II. 公…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431 号

金盾文学获奖作品集 2000 年卷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刘辉煌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618 千字
印 张: 26.75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509-4/I·1040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上、下册): 4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等奖

小 说

《十面埋伏》(存目)

张 平

《亲亲的曹哥》

范东峰

二等奖

小 说

《血染契丹王陵》赵黎平 孙丽萌 修来荣 张 策

《探长》(存目)

兰景林

《轮椅上的阴谋与爱情》

尹曙生

《凤凰泪》(纪实)

赵一合

《敲诈》

袁一强

报告文学

《杀人魔王的末日》

李生明 杨书山

《王军案》

谢鲁渤 李 坚

《惊天牛案》

杨远新

《走进东瀛看警察》(存目)

赵志飞

目 录

三等奖

小 说

《史可法演义》(存目)	李后生	姜雨花
《盛开的百合》		夏晓露
《官场谋杀》(存目)		熊 剑
《烟波芥舟》		聂鑫森
《柔软的刀子》		郭 群
《老刑警遇到摩登案》		臧巨凯
《看不见的凶手》		圣 松
《那双眼睛》		石钟山
《镍都惊梦》(纪实)		刘绍荣
《丧钟为自己敲响》(纪实)		张成功
《九龙山上的秘密》		丁令武
《信手杀人》		陈铁军

报告文学

《鲁迅手稿失窃案》	东方明
《雀儿山上的经幡》	刘江榕
《黑白较量》(存目)	王美华
《历史将永远铭记》	张 涛
《警探生涯》(存目)	喻 芳

烟波芥舟

聂鑫森

—

1968年暮春时节,以治湘军史和太平天国史名闻海内外的管烟波教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押解到了大冲劳改农场。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劳改农场所在的位置。从南京半夜上火车,车上窗帘严合,列车的方向感消逝在一片铿锵的车轮声中,以及潇潇的雨声中。据当时与他同行的一位宋词研究专家说,管教授的脸色相当平静,他对他淡然一笑,轻吟道:“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然后闭上了眼睛,如“历史”一般悄然睡去。

这一年管教授正好满一个花甲。

列车运行二十多个小时后,在一个小站骤然停下,所有的囚犯被武装押解走入站台。夜深沉,雨声变得细微,站台的灯光非常昏暗,黑压压的一片囚犯在尖锐的哨声中,迅速地排成队。就在这时候,管教授走出了队伍,他发现不远处有个站牌,他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也许这个行动过于突兀,押解人员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眼睁睁让他走到了站牌前,但站牌被一块破布包住,并被绳子绑得很牢实。许多人都目击管教授无奈地摇了

摇头,然后又回到队伍里。他刚回到队伍里,一个押解人员奔过来,大声说:“管烟波,你刚才想干什么?!”他说:“不想干什么。”研究宋词的专家这时才知道了他就是管烟波,他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了这押解途中的一幕——他只熟悉这一幕,后来在劳改农场,他分在另一个中队。他追忆说,在押解人员走后,管烟波自语道:“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尤远。”他明白这是王沂孙《长亭愁·重过中庵故园》中的词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管先生居然还能背诵这些名句,可见他并不把困顿的遭遇萦萦于怀,非常人能达此境界……”

走出车站后,他们被押上一辆辆安着油布大篷的卡车里,朝一片苍茫的山中驰去。

但在二十多天后,刚刚进入初夏,在大冲劳改农场的管教授不知用什么方法,判断出了自己所在位置是湖南省醴陵的远郊外。

历史上的醴陵,除出产瓷器和烟花、爆竹外,还诞生和驻留过许多名人。管教授没有到过这个小县,但在各种史书上,他不知多少次来过这里。李靖曾在唐高祖武德四年,奉命征伐割据湖北、湖南的梁王萧铣,在醴陵驻过军,他的红颜知己红拂,随军出征不幸染病身亡,就葬在这块土地上。还有渌江书院,湘军名将左宗棠曾任过山长,而且是他的发祥之地。我在后来撰写《管烟波评传》时,曾臆测当管教授闻知身处醴陵时,他是何等的激动,作为一个研究湘军史的专家,多年来因种种原因未能莅临此地,未能一睹渌江书院的风采,那种长久的遗憾在一刹那间冰释。于是,导致了他后来极为荒唐与怪异的冲动,竟欲纵火焚烧书院,以致被奉命看守书院的值班民兵用半自动步枪击毙。甚至,在欲从农场逃跑之前,他可能还想到这块土地所诞生的名将左权、陈明仁、程潜、何健……是不是领取了左宗棠的一脉风韵?

尽管在世道清明后,管教授被平反昭雪,但他欲焚烧淥江书院的“罪行”,被解释为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可以理解的举动。我在写这一重要章节时,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一个一辈子沉溺于历史研究中的人,不可能去毁灭任何历史的遗迹;从押解途中的从容与平静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为豁达的人,他不可能精神失常。那么,他是在一种清醒的状态中去纵火?更属天外奇谈!是不是根本就不是纵火呢?但没有确凿的资料予以澄清甄别。

我在管教授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个与他有密切关联的人陆芥舟。他是当时大冲劳改农场一中队三小队的管教干部,这个名字很难想像出他是一个专与囚犯打交道的人。很显然他的父亲、母亲是读过书的,这个名字出自明代张岱《湖心亭看雪》中的“与余舟一芥”。在管教授于薄暮时分逃离农场,直取西山淥江书院,并在黎明前那一段深重的黑暗里到达时,他是奉命前往追捕的惟一人,因路途熟悉,几乎与管教授同时降临。但他没有惊动管教授,只是远远地跟随,观察着这个逃犯的动静。当管教授打着打火机,欲纵火焚烧书院,陆芥舟准备扑上去擒拿罪犯时,枪响了,子弹从背后穿透管教授的心脏,管教授倒下了,他临死前只说出一个字:“左……”

在后来的结论中,管教授自然是死有余辜,当他被子弹击中时,他还念念不忘那个屠杀太平天国起义弟兄的“左”宗棠!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猜测,他只说了一个字“左”,未必只是指左文襄公,未必就没有别的含义?

我想我应该去找找这个叫陆芥舟的人,他是惟一的追捕者和目击者。至于那个在睡梦中一睁眼,发现了一个举着打火机的纵火犯,而立即射杀的人不能算是一个真实的目击者,何况许多年过去了,那个人既不知名也不知在何处。

关于管教授整个死的过程,矛盾百出,扑朔迷离。而当时报纸上的新闻却相当简洁,我们的记者经常充当一种伪造历史假相的角色而沾沾自喜。

二

1985年初夏,我作为一个历史系的硕士生,分到南京历史研究所的湘军史和太平天国史研究室已有一年之久,我发现这里到处留存着管教授的音容笑貌,他身上的气息飘袅在任何一个角落,关于他的故事仍在不断地繁衍生长。这是我后来产生要写《管烟波评传》的最直接的原因。

我面前的桌子是管教授的遗物,是现任所长执意要分给我的,究其深意,大概是为了奖掖后学,鞭策愚氓。我伏在桌上看书和写作,常常会听到“咚”的一声桌响,让我心头一震。其实没人拍桌子,是管教授的一件小事致使我产生幻觉。那时,管教授与所里的人去交谈,常是快步走到人家的桌子前,用力一拍桌子,人问这是干什么,他说:“拍案惊奇!我有奇论要与先生切磋。”然后,他便浩浩荡荡地说起来,极有条理和激情,往往发表时,文章就是这即兴讲演的翻版。

管教授与人坐下来聊天,如果对方或自己说到他父亲时,他必站了起来,略略起身,两手下垂,仿佛他的父亲就在面前。直到换了话题,他才小心地坐下。

在五十年代,管教授专门研究湘军史,那是一件极招非议的事,几乎每发表一篇文章或出版一部专著,便有气势汹汹的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于报刊予以批驳。每见这类文章,他常大声朗读于同事之间,念一段,然后逐句进行反驳,连语病、错字都不放过。念完了,把那份报刊一丢,说:“再读五年书来!”

后来,迫于一种压力,管教授把许多精力放在研究太平天国的上面,写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评论界三缄其口,既不批判也不赞扬。他的一本《试论太平天国的“造神运动”》,倒让他的几个老友出了一身冷汗。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本书便成了他的滔天大罪,直到1968年在长久的批斗之后锒铛入狱。罪状上说他借古讽今,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在上诉书中,顽固地认为:历史的教训不可淡忘!

在我读到这本皇皇大著时,已是历史系的大学生,我无法压抑一腔亢奋。出版的时间是1964年,那时,神州大地的“造神运动”正方兴未艾。管教授的慷慨陈词,如惊雷疾电,使我坐卧不宁。于是我在读完大学后,又报考了湘军史和太平天国史专业的研究生,一直到走进管教授所营造的人格和学术氛围,天天与他在研究室朝夕相处。

我不相信他会精神失常,我不相信他会去纵火焚烧淩江书院,当他成为“历史”之后,我应该去努力弄清这个真相。

在1985年的初夏,我坐上了由南京驰向湖南的火车。我选择的是半夜出发的一列客车,我特意买的是硬座票。我希望体会一下管教授被押解和漫漫旅途上的一点心绪。但我的预想完全落空,没有武装人员的监押,没有锒亮的手铐的凉意,随时可以去喝水和买零食,身边的人在欢快地交谈,一切都很轻松和惬意。历史毕竟又行进了十七年,那个噩梦似的时代早已丢在车后了。那是一趟特殊年代的“专列”。幸而上车后不久下起了大雨,雨声和车轮声的交响,多少找回一点管教授当年坐车氛围的余韵。

在这一刻,我又想起了陆芥舟,他是一个什么模样的人,现在多少岁了,还在大冲劳改农场吗,他是否还记得、还愿意谈及当年的这件事?

到达醴陵站时，是第二天的晚上。

车站虽旧，但非常洁净。我走下车，提着一只小旅行箱，站在站台上，等待尖锐的口哨声。我排在等待出站的队伍中。突然，我莫名其妙地离开了队伍，走向站台边缘，那里立着一块站牌。我走到站牌下，伸颈一望，那上面印着两个粗黑的大字：醴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再看，站牌变得模糊，字也不见了，上面似乎绑着一块布。

于是，我又回到出站的队伍中。

我想，我应该先找一家旅馆住下，明日再乘汽车去大冲劳改农场。

三

我没有想到在第二天清早熹微的晨光中，会巧遇陆芥舟的儿子陆东，这正如某个小说中滥用的场景。

当我在破旧的售票窗口买好车票，走向一个很宽阔的停车坪，坪里停着好多辆黄尘仆仆的公共汽车，我不知道哪一辆是通向大冲劳改农场的。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穿警察服装的年轻人从我身边经过，我忙迎上去，用普通话问他哪一辆是去大冲劳改农场的汽车。他停住了，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调皮地笑了：“你不是去探监的，你是外地人。”他用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回答我，“随我来吧，我在那里工作。”

我们走向停在停车场边缘的一辆很破旧的公共汽车。也许因为我比他大不了几岁，彼此间莫名地有了一种亲切感。我说：“我到那里去找一个人。”

“找谁？也许我认识。”

“陆芥舟。”

他停住脚步，顿了一下，才说：“那是我父亲。上车吧。”

汽车上已经坐得很满，只有后排的两个座位空着，我们挤过去，并排而坐。

汽车嘶哑地鸣了一声笛，缓缓地开出停车场，朝城外开去。

好久好久他都不说话。

直到汽车出了城，在乡村公路上颠簸着喘着粗气行走时，他说：“你绝对不认识我父亲，你找他有别的什么事吧。”

我点点头。

“我知道总会有一天，有人要来找爸爸，为了一个老教授。”

我惊愕地全身一震，但随即便被巨大的欢迎所包围。陆芥舟这个惟一的证人，一定知道管教授纵火事件的前后始末，他有许多话要告诉来找他的人。

“可惜，爸爸等不到这一天，他在九年前患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心一沉。

“他死的时候只有43岁，我当时11岁不到。那是1976年初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临咽气的那一刻，对妈妈和我说：将来会有人来找我的，可惜我不在了。后来，我问妈妈，这个要找爸爸的人是谁？她说，是一个老教授的亲人或者学生。你不要到外面乱讲。”

我有了深重的失落感，陆芥舟早已离开人世，那么我此行的目的便如竹篮打水，不是白跑一趟么？

“我叫陆东，在大冲劳改农场的档案室工作。或许，我和妈妈可以帮你点什么忙。”

我说：“谢谢。”

最少我可以看看大冲劳改农场的地形地貌，并通过陆东母子了解一些陆芥舟的情况，在那个淥江书院的夜晚，他们虽相隔

咫尺,却属于同一个小小的空间,那是《管烟波评传》中最重要的一个章节。

“你要了解我爸爸和一个叫管烟波的老教授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嗯。”

“我相信我的母亲知道一些。”

陆东突然陷于一种沉重的思索之中,脸色很郁悒。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陆东的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几乎可以感动我一生。

汽车时走时停,那些乡村小站的名字我几乎一个也没有记住。

陆东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话,声音极轻极柔,我立即陶醉在他的叙述之中。

“我的爷爷是个乡村老塾师,对古文有很深的造诣,在三十年代修撰《醴陵县志》时他是撰稿人之一。爸爸读过私塾也上过新式的学堂,他曾经希望能上大学并研读历史,但被学校动员参加了军,转业后分配到大冲劳改农场当管教干部。听妈妈说,他为这种命运的选择而抱憾一生。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任何个人情绪都不致影响工作,但在业余他视读书为第一乐事。我的家里还遗留着他读过的许多历史书籍。我的妈妈原先在县城的小学教书,在爸爸转业后,便调到农场的小学教书,现在还没有退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 11 岁,我没有想到在前年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便进了公安系统,被领导有意安排在爸爸工作过的地方。他们对我说:你爸爸生前是个优秀的公安战士,他曾经带着重病追捕过逃犯,在淞江书院配合民兵击毙了纵火的罪犯,你要向你爸爸学习。但妈妈说:那个老教授纵火是不可能的,你爸爸压根儿就否认这一点。”

汽车突然抛锚了，司机“呼”地跑下车去进行检修。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了。

陆东说：“我们下去走走吧。”

公路旁边是一大片渐渐泛黄的水稻，风里飘着稻子的芳香。我们走上窄窄的田埂，脚步踏处，不时有青蛙跳入水中，留下“嘣咚、嘣咚”的声响。

陆东继续说：“我翻过劳改农场的档案，农场是1967年初才选址建立的，最先的想法并不是关押刑事犯，主要是关押政治犯。大冲的地理位置是四面是山，但离醴陵城并不远，当时既无围墙也无电网，只有一些供管教干部和犯人所住的房子，以及近万亩水田。现在当然不同了，都是关押的重刑犯，有围墙、电网、岗楼，戒备森严，你可以去看看。甚至可以要求看看父亲的档案，当然要经过头头的应允，或许可以找到一些与管教授有关的东西。”

我发现陆东是一个很热情很坦诚的人，他的这些优点，是不是承继于他父亲的基因？那么当年管教授在陆芥舟的手下受管教，定然不会吃什么苦头。我甚至设想，那二十多天也许是管教授自文化革命展开以来最为舒心的日子。一个曾经渴望上大学历史系的人，遇上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不会不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汽车终于修好了，发动机轰隆轰隆地响了起来。司机用很不好懂的醴陵话喊大家上车，我正在托起一穗金黄细看，陆东说：“快，司机叫我们上车了。”

四

正午时分，汽车在终点站大冲劳改农场停下。走下汽车，太

阳热辣辣的，我们的影子在阳光下变得很黑。

陆东说：“先上我家去，妈妈的饭菜早做好了哩。”

我有些犹豫，陌路相逢，怎好无端麻烦人家？陆东一把接过我的旅行箱，也不管我同不同意，径直朝前走去，我只好甩步紧跟。

陆东见我跟上来了，说：“你是我爸爸要等待的人，他不在了，我们可以接待你。我家是自己建的土砖瓦屋，宽敞着哩，前有荷塘，后有菜园。再说，我也爱看历史书籍，还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你难道不愿意？”

这小青年心眼真活，本来是我麻烦他，倒说成他要麻烦我了。

“你是管教授学生的学生，要是将来我当了你的学生，称呼管教授应该是师太爷爷了。”

说得我哈哈大笑起来。

陆家果然是一个好去处，尽管这栋土墙青瓦的房子有些旧色，但在荷塘、菜园，以及竹篱和竹篱上爬满的牵牛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和幽静。而竹篱上围着的小院里，种着红红白白的指甲花，有一群小鸡在叽叽喳喳。

陆东兴奋地高喊：“妈，来贵客了。”

陆妈妈从堂屋里走出来，那张爬满菊花纹的脸在阳光下一闪，灿烂而慈祥。

“妈，这是管教授学生的学生。”

陆妈妈的眼里突然涌上了泪水。

她说：“一早，灶膛里火星子爆得很响，就猜有贵客了。今天正好是星期天，没有课，东东，我们好好做几个菜，招待客人。”

他们让我坐在堂屋里喝茶、歇凉，便忙着去杀鸡、捞鱼、切腊肉，不一会儿，饭菜的芳香在屋里屋外惬意地流淌。

我稍一抬头,发现对面墙壁上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嵌的既不是照片也不是图画,而是几页发黄的笔记本纸,纸上写的是很潇洒的钢笔字。我站起来,走近去看,竟是管教授的手迹,落款写的是:“1968年5月1日”。是抄录的一首苏东坡的词《定风波》,连同小序都一字不漏。如果有条件,管教授用毛笔写下,定然更具风采。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些纸片既然出现在陆家的镜框中,便可认定是管教授抄赠陆芥舟的。细看字虽潇洒,但笔划上有小小的断痕,纸片是铺在地上或一块石头上写的,定是在野外,只有他们两人在。在当时抄写这样的词,毕竟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味道,谁敢当着不相干的人写?管教授之所以没写受赠者的姓名,那是出于一种无奈。这发黄的纸片可以断定是近几年才由陆妈妈从丈夫的遗物中清理出来,然后嵌入镜框的。从落款的日期看,管教授到大冲劳改农场不足半月,也就是说离他去世亦不过十日左右。在这样短的日子里,一个囚犯和一个管教干部之间,能达到这种亲密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猜想那是一个天清气朗的日子,上午或者是下午,陆芥舟巡视到了管教授劳动的田头,四野无人,他们找了一处柳阴坐下

来。陆芥舟一定是先从看过管教授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切入话题的,他很坦率地谈读过的体会,以及某些还弄不明白的疑点。在那一刻,管教授的眼睛一亮,便忘了身处何处,便拍了一下田埂(因无桌子可拍),在“拍案惊奇”之后,管教授开始了他的论述,使陆芥舟如醍醐灌顶、甘霖润心。在此后,他们应该有一些更深入的交谈,这才导致管教授拔笔在陆芥舟的笔记本上抄下这首词。

关于这个细节,并不属于我的杜撰。在丰盛的午餐之后,陆妈妈拿出了一个上着锁的小木箱,打开来,从中拿出了一沓日记本,还有一卷奖状。她小心地将奖状一张一张展开,摊在桌子上,我发现了那张 1968 年 6 月发放的表彰陆芥舟追捕和制伏罪犯的奖状,在奖状的右上角打了一个粗黑的“?”。

“这个问号是老陆打的!”陆妈妈说。

“为什么?”

“我当时问过他,他很恼怒地说,根本不是这回事!但他不肯细说。在后来的很多个晚上,他在一沓一沓的材料纸上写着什么,常写到子夜过后。有一次我问他写什么, he 说是写给组织的汇报材料。写过之后,材料就带到单位去了。不久,他显得很沮丧,似乎受了什么委屈,但他接着又写。自从管教授被枪杀之后,老陆的心情一直很恶劣,他原本就是有病的,后来诊断是肺癌。他不肯去医院,一直吃民间医生的草药,拖到 1976 年,他便很不甘心地去了。你看看他这些日记,我看过,记得极简单,或许你可以发现一点什么。”

我首先寻找的便是 1968 年的那一本,然后翻到 5 月 1 日这一页。上面写着:“上午,与某谈关于太平天国的‘造神运动’一书。后某抄词一首见示。”

从笔迹上看出陆芥舟的心情很激动,有微微颤抖的痕迹。